

#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儿时看武侠小说,形容主角锻炼刻苦,描述他的坚忍不拔,最常用的词句就是“夏练三伏、冬练三九”。由此可见,在三伏天做事,是一件极辛苦、煎熬的事情。

而我记忆中,对于三伏天最深刻的印象,莫过于暑假在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的教室中,炽烈的阳光穿过没有窗帘的窗子,扎扎实实地烙在身上,烤得人浑身大汗,脑壳昏昏沉沉。窗外的蝉儿还在不知疲倦地“吱嘎”乱叫,讲台上的老师嘴巴张合,却不怎么能听到老师究竟说了些什么。偶尔有一阵风吹过,窗外的大梧桐树动了,教室里就多了一份清凉。蝉儿的鸣叫声突然被凉风压了下去,老师的讲课声也变得清晰,昏昏沉沉的脑袋骤然清醒,睡意被吹走,黑板上的字迹,也一笔一画入眼分明了。

这些天,时常出门,参加活动。三伏天端的是火辣,一大早,不给任何喘息的机会,每每在床上睁开眼,太阳已早早地升起,出门的时候,定然会有灿烂的阳光极热情地拥抱你,慷慨赐予你三伏天的热烈和奔放。在这天气里,在外行走,几步路的工夫,就满头大汗。衬衣湿透了,裤腿也粘在腿上。每走一步,都能感受到湿答答的布料和肌肤摩擦的腻味。路边的行道树上,每一根枝丫上,就好像趴了三百只蝉儿在疯狂嘶吼。整个天地就充斥着它们声嘶力竭的鸣叫,让你再也无法接收任何旁响的声音。

阳光洒在建筑上,洒在街面上,甚至是洒在花草草上,都好似给它们包裹了一层白边。白茫茫的一片汹涌而来,一切都好像在朝着你喷涌出无法拒绝的热浪。只有进了活动场地,冷风习习吹拂,一瓶凉水灌下去,整个人打了激灵,就好像小时候吹进教室里的那一阵凉风,让人骤然地“活了过来”。两天前,参加活动,致辞完成,回到座位上的时候,扯了扯粘在胳膊上的短袖,突然想起了母亲当年的经历。那时候年纪还小,抱怨天气炎热时,母亲总喜欢说,咱们还没吃过真正的苦头。

三伏天,正是江南农村双抢时节。在那炽烈让人窒息的阳光下,收割早稻,更要在早稻收割后,将晚稻栽种下去。酷热,还要进行重体力活,那是身处城市的我们,现今无法想象的辛苦和劳累。我依稀想起,大抵也是这般的三伏天,大概是刚刚学会跑跳的我,身后跟着一条老黑狗,奔走于田埂上,滑下了小土坡,从地上捡起一顶老斗笠扣在头上,看着下方沟道中,一群晒得漆黑的汉子,光着膀子,喊着号子,紧握一长长长的钢钎,一点点地开凿沟渠。那时候,年轻力壮的老爹,就是那群汉子中的一员。时至今日,他们那时候建造的水库,依然水波粼粼,滋养着附近的田地。曾经在三伏天,在田地里晒得昏过去的母亲,现在整日里就会念叨她心爱的外孙工作怎么样了?吃饱了没有?现在正在做什么啊?年少时在三伏天的教室中昏昏欲睡的我,现在正享受着那十几年辛苦带给我的福泽。我的学识,我的认知,我的秉性,我的一切,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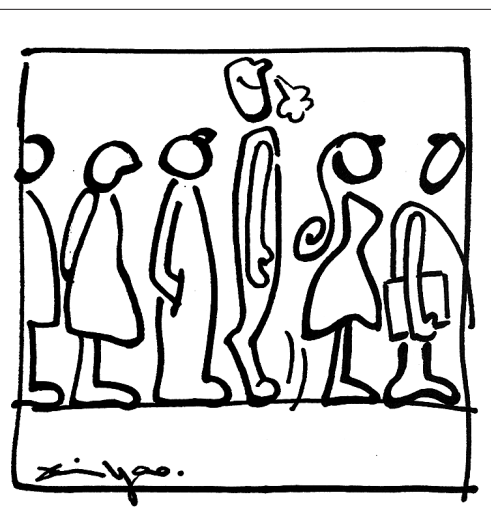
现今的我,也依旧在三伏天里,或者在外行走,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,或者坐在书房,翻检资料,敲击键盘。年少时的蝉鸣声,此时此刻,依旧在耳边盘旋。一如双抢季繁忙的农人们,他们在这炎热的季节种下的秧苗,过数日,金风送爽之时,就会结出累累稻穗。等到秋高气爽时,端一碗温热的茶水,坐在地头,看着秋风卷起金色的稻浪,那或许是人生最满足、最踏实的享受。

三伏天,酷热,潮湿,无论做什么,都是最辛苦的季节。三伏天,却像是人生中最精力充沛、最热血澎湃的时节。再酷热,再潮湿,再辛苦,再艰难。在这季节中尽力地去做,极力地去做,朝着某个既定的目标,付出十成十的努力。金秋的硕果,不会辜负三伏天辛劳的农人。一如年少时坐在教室里极力睁开眼,尽力想要听清老师每一句授课的那个孩子,不会辜负现今的你,在人生最热烈、最热血的年纪,站直了身体,振奋了精神,极力地去做吧,把一切尽力做得最好。三伏天,在类似三伏天的年纪,我们可以让人生再澎湃一点儿。

白发翁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头,满头白发。2100多千米。开车自驾这些还不是关键,关键是他独驾!这人就是我。

不是觉得这“厮”有点逞匹夫之勇,拿老命开玩笑?我也觉得不可思议,但就发生在今年5月,起点是海南临高,终点是浦东康桥。在临高时经常看到外牌车,远的是新疆、内蒙古,近的就在海岛对面。搭讪得知有托运也有自驾。有人轮流开的,更有天马行空、独往独来的。我的左邻右舍老肖、老赵,便是“独行侠”中的佼佼者。

京人老肖的经验是开车带旅游,他设计的路都离



郑辛遥  
靠踮脚支撑的高度难持久。

1987年我大学毕业,分配到上海冶金局下属的一家郊区企业,搞设备管理。20世纪80年代末,上海的传统行业如冶金、纺织等面临大规模的产业调整,我们厂也难逃停产搬迁的命运。

严峻的现实,常常是转机的开始。我想自己还年轻,必须尽快寻找新的方向。考虑到在今后的发展中,经济管理很重要,需要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。于是,我考虑通过考研,迈向新的发展平台。

下定决心后,我跑遍了福州路的书店,购买了十几本经济、财务、审计方面的教材,埋头苦读。从八月份到年底的考试,只有五个月的时间。四年前学的高等数学、英语、政治、经济学等常规科目几乎忘得差不多了,六门经济类专业课难度极大。那时,没有辅导教材和辅导老师,手里只有深奥的教科书,看不懂的地方我只能一遍遍啃,题目一道道做,直到搞懂,每晚学习到凌晨,早上六点左右起床起来背单词背政治,真的是三更灯火五更鸡。

1991年全国统一硕士研究生考试在一月份,我发挥还不错,五门课考了三百多分,总分是过了录取线了,但有一门课没过,未被录取。收到这个消息,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但挺奇怪的是冥冥之中,总觉得还有希望。

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,机遇真的来敲门了。上海财大招生办老师电话打过来,国家出了一个培养工商管理硕士(MBA)试点项目,我被破格录取,但需要委托培养,由于招生即将结束,我必须在两周内办完所有手续。工商管理硕士,当时还是一个新名词,我甚至以为是管理农贸市场的大盖帽。同时,我所在的企业也不可能出资进行委托培养。正当我一筹莫展时,我们居民楼里恰好有一位氯碱公司的老总,得知情况他非常热心,与他们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商量,后来听说是公司总经理拍板同意的,他们认为未来企业管理需要新理念,我们是国家特大工程项目,需要经济管理人才。短短两周内,所有商调手续办妥,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这是由国家教委批准的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(MBA)招生试点,全国共9所大学,包括清华、北大、复旦和上海财大。因为是第一届试点,财大对我们非常重视,所有老师都是请最好的,教材都是国外引进的原版。我们系统学习了战略管理、国际

那么多年来,我几乎没有缺席过一届上海书展,所以也遇到过不少难忘的事情。

有一次,我在一家出版社的展台买了五六本书,付款后,他们很讲究地将书扎上一个纸制的腰封,然后装入印有出版社字样的马甲袋里。后来,我坐在不远处的台阶上休息,顺便从袋子中抽出一本书翻看起来。没有想到的是,等我拎着的袋子居然不是我的。我猜想,大概是因为装书的马甲袋是同一个出版社的,而另一位书友又恰恰同时与我坐在了同一个台阶上,不知不觉间就互相换了袋子。可我一点都不懊恼,因为我们买的书几乎相同。我只是觉得这事很不可思议,说起来就像个虚构的故事。不知道那位与我错换袋子的书友是什么感觉,我想,应该会与我一样宽慰吧,阅读志趣投合毕竟难得。

还有一次,在我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,到签名环节时,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站在我的面前,他递给我一本我十多年前出的童书,还告诉我他的名字,这让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一个三年级的中学生。那时的他读了我的书后,给我写来一封信,一笔一画,字迹端正,用稚嫩但真诚的文字,向我表达对我作品的喜爱,他还在信里画了一幅画,是我书中的主人公。我很感动,特意给他回了信,鼓励他始终保持对阅读的热情。如今,十多年过去后,那个小男孩突然冒了出来,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。他告诉我说,我的书陪伴了他的童年时代,他在我的书里获得过很多的快乐,所以一直珍藏着,甚至后来去国外念书时也带上了。我觉得对一个作者来说,这同样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他说他已大学毕业了,刚刚回到上海,看到书展的消息,得知我有新书发布会就赶来了。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,让我在那本已经老旧的书上签个名,我答应了,而且,还写上了四个字“继续快乐”。

另外一件事,则让我至今都怀有歉

疚。我曾在建筑工地上待过八年。我是木工,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工友,他是油漆工。那时,我们工地上没有预制的木门窗,都是现做的,当然,油漆也是现刷的。我们配合得很好,我装完门窗,他就跟着刷油漆。可不久后他生病了,长时间地住在医院里。那个医院离市区很远,来回得搭上一天的时间,不过即便这样,我还是会去探望他。但后来,由于我调离了单位,渐渐地就很少联系了。有一次,我听说他又住院了,而且还跟别的工友提起了我。我想过再去看他的,但是由于忙这忙那,这事拖了下来,结果他非但出了院,而且还离开上海,去外地工作了。

时光如梭,二十多年一晃而过。一天,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,原来是他打来的。他说,他在报纸上读到上海书展发布的活动预告,我有一场被安排在中午的活动,地点是在中央大厅,他说他想那天一早坐火车过来看我。不料,那场预先公告的活动后来改了时间,放到了下午四点。我得知后,打电话通知他,可他却没接听。那天,我一坐到台上,目光就不停地四处寻找他,说实话,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是怎样的模样了。忽然,隔着很远,我看见后面站着的人群中似乎有人向我挥了挥手,但一会儿就不见了。我无法确定不是我那位工友。活动一结束,我立马下去找他,但茫茫一片人海。晚上,我终于打通了他的电话,这才知道他很早就来到了上海展览中心,怕打扰书展的环境,他还关了手机。当他发现我参加的那场活动改了时间后,他索性就在那里一场一场的活动看过去,直到我出现,但是也只能跟我挥个手,因为他要去赶回程火车了。

我说:“让你等了那么长时间,太抱歉了!”他回答我说:“没关系,书展里每场活动都很有意思的,看到了那么多书,最后还看到了你,这是最好的见面了。”



边看边聊

## 书展纪事

简平

金融、财务、营销、人力资源等,接受了国际先进企业管理体系的全面培训,收获巨大。1993年快毕业时,改革开放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中国,我们这一批同学都成了时代的弄潮儿,投身于改革第一线。氯碱公司在1992年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上市公司,提出要从事的生产经营向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并举转变。我分配到公司的工作,就是协助筹建资本本部,五年后我成为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。

回顾这3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,感慨万千,像极了电视剧《繁花》中的人物。人的命运就像大海,而每个人的命运又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。我们每个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,只要砥砺前行,一定能扬帆远航。

初见震文老师,先入为主的是他温良醇厚的笑容,结合他令人震撼的巨幅山水,强烈的反差更指向创作者是有故事的人,但这笑容,又给故事镀上了暖色,仿佛怎样的人生际遇经由这暖暖的笑,都能熨烫妥帖。

待后来认识其人张弛,更加感慨,张老师的笑竟然比乐老师的更具感染力,连眉眼之间都带着欢喜,明媚得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两位同样拥有非凡才华和迷人笑容,彼此吸引那就是上天注定。乐震文和张弛,是当今画坛一对功力悉敌、共享荣耀的贤伉俪。他们的画作,一个雄浑高远、气势恢宏,一个清新明快、细腻丰富;恰如他们本人,极具辨识度。

从1977年相恋至今,两人不知不觉已经相携相伴了近半个世纪,我问他们夫妻相处的秘诀。乐老师笑着说:“现在想想,夫妻拥有共同爱好是挺幸福的。但是,那还只是缘起,真正让你们能一直不离不弃的,还是包容、体谅和包容是婚姻的主旋律。”张老师在旁频频点头。

虽然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童话,但看着他们二位清澈的眼神,你会重新建立信心,确实有人可以将婚姻中的波折,用智慧和爱最终酿成蜜糖。初恋成婚、志同道合、相守半生,就连彼此抱怨嗔怪的样子,都让旁人啧啧称赏。

而现世安稳,又给他们的艺术创作赋予了充沛能量。溪声尽是广长舌,山色有无清净身。在大山大水间穿行,就是一个悟道的过程。所以张老师说,画画就如修行;而乐老师说,我的画是养出来的。是的,不仅那磨墨、起笔每一步都在心跳的节奏里,那些让人震撼的巨幅作品一旦开始创作,就犹如进入闭关状态,天地人合而为一。这时只有一个信念:替山河立传,为时代留影。

中国传统的夫妻关系,大多是有内外分工的,家里如果出了一位大艺术家,另一位即便才华横溢,也可能在权衡利弊之后,做出牺牲和退让。但是在乐震文和张弛这里,他们打破了传统桎梏,一路同行。

这在当今画坛是颇为鲜见的。张弛自己感慨:“开幕式来了一位日本书法家,他提到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,说他的妻子画得非常好,在学校时甚至很多人觉得超过平山郁夫。但是她最终还是放弃了事业,回归家庭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要谢谢乐震文。”

彼此欣赏、彼此成就。既是比翼齐飞,更像两棵自由生长的大树,紧紧相拥,又各自独立。

## 画坛好风景

施琰



## 七夕会

服务区“逢三必进”,也是老司机在网文上的“金句”。长途驾驶最大的“杀手”就是犯困,我开着导航,再把车上的音箱打开,音乐也好,新闻也好,歌曲也好,有什么听什么,听到会唱的,也跟着“吼”一吼。

油量表还有一半,就会在P区加油,我开那辆“白驹”能加50多升,路上共加5次油,每次20多升。按导航全程高速是21个小时,我开了30个小时,那9个小时都在睡觉。还有一点是我总结的,每到P区把导航重设一下,选最近的路,终点不变。这就是我——白发翁自驾千里行的新“玩法”。

自驾千里行  
王克  
在座椅上闭目养神。如厕时才发现,随车司机都带着被、毯,讲究的还带枕头。

## 雅玩

我决定向两位邻居看齐,来个“千里走单骑”。先卸载了订机票的App,然后在网上查阅自